

日出

作者簡介

曹禺(1910-1996),原名萬家寶,是中國現代戲劇中最著名的作家。他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,以及改編自巴金同名小說的《家》,是二十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品,在國內外曾多次上演。曹禺戲劇的結構緊密、語言流暢、人物生動,幾十年來獲得高度評價。曹禺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、中國文聯主席、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。

作品背景

《日出》於1935年6月至9月在巴金、靳以主編的《文季月刊》上連載,1937年在上海首演。這個劇以天津、上海一類大城市為背景,描寫的是中國三十年代的都市生活。第一、二、四幕都在某大旅館的一間休息室內發生;只有第三幕的地點是「寶和下處」,即一個低級的妓院內。

第一幕的情節從早上五點半演起;第二幕開始時,是天快黑了;第三幕是晚上十二時左右;第四幕是深夜四時前後開始。也即是說,全劇的情節基本上都在黑夜發生。根據劇本的描述,旅館窗外的大樓遮住了光線,使休息室內顯得很陰暗。除了早上射進的陽光外,整天看不著一線自然的光明。因此,黑夜與光明的對比,是我們理解全劇主題的重要一環。

劇中人物大部分都活在黑夜之中。除了偶爾射進來的太陽光外,只有遠處的雞鳴、工人隱約傳來的夯歌,象徵了背後將起未起的光明。可是,陳白露一再說:「太陽升起來了,黑暗留在後面。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,我們要睡了。」這正是《日出》這個劇名的含意。

內容大要

這是一個四幕劇。儘管作者設想全劇沒有誰是主角，但劇中事實上有一個最重要的角色——陳白露。她年輕貌美，飽歷風塵，但已對這種生活感到倦怠。可是，她卻習慣了這樣的物質享受，所以只有繼續自甘墮落而不能自拔。戲開始時，陳白露過去的男朋友方達生來旅館找她，希望帶她離去。她叫方達生在這兒歇幾天，在這幾天裡，曹禺讓我們看到圍繞在陳白露身邊的群像。其中有銀行經理潘月亭，有「群丑」張喬治、顧八奶奶、胡四等，也有銀行秘書李石清、銀行小書記黃省三，還有不上場的流氓頭子金八。曹禺還安排了一個被出賣為娼的小東西，以及在第三幕出現的老妓女翠喜，她們代表被壓到社會最下層的一群。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人的醉生夢死、勾心鬥角，以至在生活底層艱苦掙扎的片段。

最後，潘月亭投機失敗，陳白露的靠山倒了，她欠賬纍纍，走投無路，淒然地服安眠藥自殺。方達生也無奈地離去。

藝術特色

1. 結構

曹禺在《日出 跋》中說，他是刻意要捨棄《雷雨》式的結構，不再將劇情集中於幾個人身上，而要用片段方式去寫《日出》，用人生的零碎斷片來闡明主題。換言之，他採用的是「眾生相」式的寫法。

所謂眾生相式，指的是戲裡沒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人物。曹禺說全劇「沒有絕對的主要動作，也沒有絕對主要的人物。顧八奶奶、胡四與張喬治之流是陪襯，陳白露與潘月亭又何嘗不是陪襯呢？這些人物並沒有甚麼主賓的關係，只是萍水相逢，湊在一處。他們互為賓主，交相陪襯，而共同烘托出一個主要的角色，這『損不足以奉有餘』的社會。」

要是把《日出》跟《雷雨》比較，這個結構特色更見鮮明。

2. 人物

在芸芸眾多角色中，陳白露的戲份最重，也是最複雜的。她喜歡太陽，她在第一幕的末段說：「太陽，太陽，——太陽都出來了。你看，滿天的雲彩，滿天的亮——喂，你聽，麻雀！春天來了。哦！我喜歡太陽，我喜歡春天，我喜歡年輕，我喜歡自己。」可是，她在第四幕對方達生說，現實的生活是太「平淡無聊」了，太「厭煩」了，「我是賣給這個地方的」。

陳白露的性格矛盾、思想變化與行為抉擇，是全劇最值得探討的。我們可以從她跟不同角色的關係中看到曹禺怎樣鋪展全劇的主題。

也有論者認為李石清是全劇寫得最成功的人物，因為他在劇中有較豐富的個性。

3. 語言

曹禺劇本的語言，素來都受推重，《日出》不同角色都有生動的語言。李石清在不同情況下的奉承與倨傲，黃省三的酸苦與控訴，張喬治、胡四等人的無聊，都有很好的體現。當然，方達生和陳白露的對話相對來說是最「文藝腔」的。

第三幕中雜用了小曲《叫聲小親親》京劇《秦瓊發配》和幾段乞丐唱的「數來寶」，這既使語言更見豐富，也把環境表現得更具體。

教學建議

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從不同角度研習本作品，並探討以下的問題：

1. 人物設計的討論

陳白露最後是否一定要自殺？她真是非死不可嗎？她的死有甚麼現實上與藝術上的理由？

《日出》中安排不上場的金八，彷彿是在幕後操縱的一股強大力量。這種「不上場」的安排是否有效？

2. 第三幕的刪與留

有些劇團在演出時會刪去第三幕，但是曹禺卻認為「《日出》不演則已，演了，第三幕無論如何應該有。挖了它，等於挖去《日出》的心臟，任它慘亡。」第三幕是否真的這麼重要呢？

3. 跟《雷雨》比較

正如作者所說，《日出》的結構跟《雷雨》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意識上是可以比較的，究竟兩劇怎樣在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三十年代的社會意識呢？

4. 跟《三姊妹》比較

曹禺在《跋》中說他沉醉於契訶夫《三姊妹》的藝術成就，故而自覺在《日出》中學習契訶夫那種結構平淡、人物沒有甚麼起伏變化的寫法。若能閱讀《三姊妹》，可否找到一些風格相近的地方？

5. 不同版本的比較

幾十年來，《日出》由不同機構出版了很多次。比較這些不同版本，可以發掘出很多有趣的地方。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《曹禺選集》（1978年）應是由作者親自修改過的版本，跟原來的版本相比便精簡多了。仔細比較前後的版本，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比較接近舞台表演的要求，而對角色的過份情緒化批評（劉紹銘的《曹禺論》對此曾痛加疵議）也刪去了。以第一幕為例，前者如陳白露在跟方達生談過去的「孩子氣」時，他把原來的「方才那一陣的興奮如一陣風吹過去，她突然地顯著老了許多。我們看見她額上隱隱有些皺紋，看不見幾秒鐘前那種嬌痴可喜的神態，歎一口氣，很蒼老地」簡化為「方才那一陣興奮又煙消雲散，歎一口氣」。後者如刪去對顧八奶奶的形容：「於是嘴、眼睛、鼻子擠在一起，笑，笑，以致於笑得令人想哭，想嘔吐，想去自殺。」

不過，這些簡化是否全部可取，卻是可以商榷的。第一幕方達生說陳白露還有從前那點「孩子氣」的時候，陳的反應比較細緻，而方達生的鼓勵是：「只要你肯跟我走，你現在還是孩子，過真正的自由的生活。」跟《曹禺選集》的：「只要你肯跟我走，就可以還跟從前一樣，快活，自由。」就有些不同。此中得失，是大可斟酌的。

6. 人物原型的比較

李星可認為《日出》是由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及茅盾的《子夜》揉合改編而成。陳白露脫胎自茶花女，潘月亭與金八脫胎自《子夜》的吳荪甫與趙伯韜。若有機會閱讀這兩個作品，當然可以深入比較。

7. 跟電影比較

《日出》曾拍成同名電影，由夏夢飾演陳白露。若能找來看看，也可以討論其改編與拍攝的效果。

